



纵深地带

ZONG
SHEN
DI
DAI

·
王
剑
·



纵 深 地 带

王
剑



社

纵 深 地 带

王 剑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8 号）

国防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6 $\frac{1}{2}$ ·插页 3·字数128,000

1984年10月第 1 版·1984年10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91,200

书号10137·102 定价0.72元



王 刻

作者小传

王剑，江苏泰兴人。

他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。由于受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影响，他喜欢过天文学，迷恋过船舶模型；然而，他做梦也没想到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却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——和他的伙伴们一同到金沙江畔插队落户，开始了有限的或者说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独立思考。再往下，他幸运地参加了铁路基本建设的队伍，走南闯北，历尽艰辛。尽管在当初他不曾有意识地积累，但在以后的创作过程中，这所有的一切还是闪现出了美的火花。

一九八〇年，他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《无果的花》，之后陆续发表了《二月潮》、《望断归来路》、《血染红的弓箭》、《风乍起》等十余部中长篇小说，并加入了中国作协。如今在作协贵州分会专业创作，在煤炭工会六枝矿区挂职深入生活。他说：“自己是矿山的主人，决心为改变我国能源不足的现状献上一点点菲薄的力量。”

内 容 提 要

战争，象一架用血与火、生与死、正义与邪恶铸成的天平，在它面前，声名显赫的将军，志踔意满的功臣，身负重伤的干部，平凡普通的士兵，热情奔放的女记者，温文尔雅的女教师……都衡量着各自灵魂深处的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的分量。

本书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为背景，采用时空交叉的表现手法，把战时、战后各种人物在事业、爱情、生活上的经历、感受、教训，都描绘出来，向人们揭示出什么是应该讴歌和珍惜的，什么是应该鞭笞和唾弃的。读来荡气回肠，发人深省。

6011/6

谨此献给我敬重的
琿将军。

——作者

——鲜血擦亮了眼睛，死亡让他懂得了
许许多多，内心早已发生了剧烈的“裂变”啊！
核爆炸。蘑菇云。一片废墟的广岛。

1979年4月13日·傍晚

热！

老天爷，怎么会这样闷热？

恨不得一把撕开所有的钮扣，甚至扒开胸膛长长吐出
那郁结已久的无名火！

岂有此理——火从何处来？

难道是二十多天的病房生活使他感到窒息？仿佛关进了
禁闭室，出不去，听不见，活生生的要憋死人！难道是
窗帘紧闭，挡住了春天里傍晚恬爽的风，才使他如坐蒸笼
中？是的，一定是！要不然，他为啥如此焦躁烦乱，真想
放大喉咙喊叫起来，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啊！

奇怪：人的情绪常为气候的变化所左右；人的思想又
总被大自然所束缚。原来，万能的造物主竟是个可恶的魔
鬼！

实在躺不下去了。棺材。地狱。

步兵营长戴有琛气急败坏，猛地撩开毛毯跳下床。可
是，不知是落地时用力过重，触痛了尚在发炎化脓的伤

口；抑或是萦绕心头的疙瘩始终解不开，他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泉。敲敲太阳穴，晃晃右边的空裤腿，好象广播操的准备活动做完了。接下去拐棍敲得地板橐橐响。他蛤蟆似的蹦到窗台边，唰地拉开了雪白的纱布窗帘。阳光如决堤般的洪水涌进病房，他不得不举起一只手遮挡着眼睛。

窗外，在两行笔直的柠檬桉树中间，长着一丛丛月季和石菖蒲。修剪得非常整齐。而在水泥甬道的尽头，四季素馨却象野生的一般，蔓长的枝条伸过小径，无拘无束地向四周泼洒着乳白色的花朵，送来了一阵阵淡淡的、似有似无的幽香。真要命！偏偏这幽香灌入鼻腔，直冲天庭，带着多少回忆，寓有多少懊恼，搅得人心益发惶遽不安。这香气，在嘲笑他？在讥讽他？在谴责他？都有。乱箭齐发。他倏地觉得自己是城门垛上的草靶。妈的——心思浩渺时，一景一物也成了“推下水船”的混蛋！

戴有琛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索性双手一齐蒙住眼，屏欬呼吸。但不行，远远不够。他又迫不及待地拉拢窗帘，宛若要隔断自己的视线——那是触景生情的视线；宛若要关掉记忆的闸门——那是通往心灵之路的闸门。然而，隔不断哪，也关不掉呀。那一行行脚印，即便是弯弯曲曲的吧，也沾着血迹，挟着雷鸣和闪电，留下了，永不消逝地留下了。

真的，差不多快一个月了，戴有琛无数遍问过自己：“为啥这股无名火象影子一样追随着我，躲不开，也甩不掉，白天夜里都叫人不安宁？”——没有答案，没有！

有时候，他也曾考虑：是不是自卫还击头一仗，该死的冷炮就瞎眉瞎眼炸断了他的腿，而今截肢了，将来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霾，致使心情也黯然了呢？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因素。尤其是前些日子，他搬进了单人小病房，情绪简直降到了冰点。谁都知道，在医院，单人病房意味着什么？——死神在向你招手！至少也是病情恶化，需要隔离，特别护理。他，截去右肢的步兵营长，能不忧心忡忡？

尽管在人前，他照样穿着铠甲般的确良绿军装，几乎从未有人能刺透它，窥探到他最深处的隐秘。但一到落日西沉的当口，眼睁睁地瞅着太阳一点点隐没了，夜色慢慢垂临了，他的心……啊，恰若有千把刺刀在无情地捅：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。李商隐，“烂肚皮”。有什么权利去勾勒他人生的轨道？

谁不晓得哟，他这位戴营长是全团有名的“无后坐力炮”。这倒不仅仅因为他矮墩粗壮，酷似圆咕隆咚的炮身；更由于他充满了活力，敢拚敢打，活脱脱如那呼啸出膛的炮弹。可是现在，瘸着一条腿，他还怎么重归军营？

不！伤口疼，心里烦，他尚能克制；军人的荣誉胜于生命嘛，戴营长完全懂。何况这也是他在战前思想上就有所准备的了，不该怨天尤人。但他却说啥也无法将昨天驱散，说啥也无法将浮现在眼前的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忘掉！

为什么？

又是一道无解的 $X + Y$ 方程。

常识说：死去的将不再复活。他坚决不相信。“物质不灭定律”，这才是生存与自然界的真谛。就象月球没有生命了，但它永远反射着太阳的光芒。夏承昊、马得水，对了——还有路大威……不正是悬挂在他心中的月亮？而每一个都比他完美、高大、光亮。宏伟的宇宙。

……终于有点风了。窗帘微微飘动，拍打着戴有琛滚烫的面颊，又把那花香传递过来。什么地方，鸟雀抛下几声啁啾，清亮，婉转，如泣如诉。隔壁的盥洗间里有滴水入槽的响声：嗒，嗒嗒。周围似乎寂静得太过分，大概连心跳也停止了。

噢，真巴不得时间也停滞不动呀，最好还能倒转，倒转……让死者复苏，让往昔回来，让一切都重新开始——一切的一切！

时针回旋。停摆。是年初吧，新战士刚刚补充到连队的时候。按照部队的惯例，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光荣传统的教育：参观团的荣誉室。

不是戴有琛王婆卖瓜吹死牛，步兵621团从抗日战争创建迄今，屡树战功，军威赫赫，涌现出了不少的英雄人物。现在的军长路秉奎，就是当年的小八路。说近一点，单是两次进藏平叛，便都受到了军委的通令嘉奖。大红锦旗。金黄流苏。英雄的团队哪，谁能不为成了她的一员而骄傲自豪。呸，新兵夏承昊，吃凉不管酸，反而轻蔑地一撇嘴，扇开了风凉话：

“咳！中国人打中国人，好大的本事？有种的跑出去较量较量，把老祖宗成吉思汗费劲巴力打下的疆土夺回来——那才叫光荣、体面、流芳百世！”

情况从连里反映上来，戴有琛差一点气炸了肺。听，蚂蚁打喷嚏，口气还真不小！与那“大俄罗斯帝国的疆土，就在沙皇士兵的皮靴底下”的腔调有啥大差别？简直就是一个小“霸权主义者”。格瓦拉分子。他撂下电话，立马便雷电火闪地赶往十一连。

连队正在按课目训练分列式。操场上，吼声震天，脚步撼地。一二一。枪下肩。喂，脚杆打直，甩起来，磕膝头不准弯。嘿嘿，一排排闪亮的刺刀，一行行整齐的队列。长城。绿色的防风林。心里怦怦然，脚板心奇痒难耐。戴有琛呀，快扛上步枪，跑步入列，那是熔炼金子的火炉！

然而不等兴奋之火燃遍全身，他旋即意识到此来的使命，心顿时凉了半截。那个说怪话的夏承昊是谁？第几排？前面、中间、尾巴？什么模样？高、矮、胖、瘦，有啥让人望一眼就忘不了的特征？指导员手搭凉棚挨一挨二数人头，末了，摇摇脑壳——他没有出操。

“这些城市兵嘞，营长，全是大象的种——皮厚。刀枪不入，水火不怕。硬是没得办法。”

“那还要你这个政治指导员干啥？指导指导，就要指出方向，因势利导。既然是人民军队的干部，你就得成为驯象手！”甩出一串落地雷，他头也不回直奔被绿树遮掩

的营房。

戴有琛的观点：世上没有不好的兵，只有不称职的指挥员。法国士兵不是铁的军队，在拿破仑手下却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。干部是战士的镜子。面对面才能映出花猫猫脸。“大象”又咋样？动物园里照样有，会吹口琴翻跟斗。况且，战事一天天迫近，说不定一声令下就要上前线。到那时，冲锋陷阵靠什么？靠觉悟，靠纪律，靠平时多流汗。一句话，拚刺刀——“杀”！

寝室里静悄悄。没人？指导员避开营长询问的目光，不慌不忙推开门。阿弥陀佛，“大象”没出窝，也没有戴有琛想象中的那么可怕。他懒精无神地靠在铺板上，抱着半导体，插着耳塞机。好自在。军营成了疗养所。见鬼！

乌云涌上眉宇。气象预报：顷刻便有雷阵雨。戴有琛一步一响往前去，心火一点一点朝上拱。可“大象”呢，歪着脑壳瞟他，无动于衷。美国总统候选人。架子不小。

“小夏，这是营长。”指导员抢前一步，提醒他。

不冷不热两个字：“欢迎。”

戴有琛火辣辣地瞪着他。——莫名其妙！好端端的军裤，他竟改得又瘦又小，牛仔褲。跟哪个比线条美？军装也没按条令规定扣整齐，敞胸露怀现出了里面一件刺眼的花格子毛背心。更气人的是，细皮嫩肉的两腿上，妹里妹气凹进去一对讨厌的小酒窝儿。哼，男姿女态，我戴有琛平生就恨这种花鼻子小白脸。心里话：除了会“吊膀子”、

“压马路”，十个上战场十个是孬种！

“起来！站起来！把军装穿好！！”他竭力平心静气，可一张嘴，还是蹦出四个惊叹号。“当兵的就得有个当兵的样子，懂不懂？”

夏承昊又乜斜着他，稍微迟疑一下，才不那么情愿地放下两条腿，慢慢腾腾站立起来。野马。

“为什么不去操练，唉？”——官话。远程轰炸。

夏承昊一动未动。只伸手摸摸长有几根黄毛的下巴颔。结果仍是“徐庶进曹营”。

“说呀，小夏。”指导员好心好意“指明方向”，“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软。皮蛋。铁打的队伍要用重锤敲。戴有琛一眨眼，提高了三度音：“哑巴啦，你！”

“有这样一道应用题，”夏承昊一脸正经，顾此而言其他，“当兵三年整，一天到黑一二一，操正步；请问，要穿烂多少双解放鞋？又该绕地球转多少圈？”

造反了？杂种。简直是在向我军沿袭久远的传统挑战！戴营长把脸都气青了。他竭力克制住自己，但声音明显地是从牙缝里挤出的：“夏承昊，你给我站好！立正！——我问你，新兵连是怎么教的？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，保卫和平，反对侵略，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，这是我们神圣的天职！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得打向哪里！”

“大道理。”夏承昊冷然哼一哼，“小学三年级的政

治课。”

戴有琛更没好气：“但你并没有学好！”

“战场上交答卷吧。”夏承昊一抬手，啪地打在腮帮子上。花蚊子。随后，旁若无人地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古里古怪的小瓶子，有一下无一下地在脸上点戳着。

欺人太甚呀！戴有琛忍无可忍了，一声怒吼：“夏承昊！军队不是‘怡红院’，军人也不是宣传队员，从今以后不准你点什么美人痣，搽香水！”

“这是风油精，营长，国内最新产品。”他举起小瓶。

“少给我扯靶子！”戴有琛一跺脚，“这样‘精’那样‘精’，我看你才是个人精！”

“土八路——”

轻蔑的话音虽然小，戴有琛还是听见了。他劈手夺过小瓶子，使劲一砸，用力一踩——顿时，绿色的液体四溢开来，一股刺鼻的气息飘散开，那么浓烈，那么深沉……天哪，多么酷似那盛开的四季素馨花！

怪不得他抹不掉心中的记忆，就如同抹不掉这花朵的温馨一样。唉唉，剪不断的思絮，理不清的头绪。人，何时才能摆脱感情的困扰？

病房门轻轻响动，被推开了。谁？戴有琛乍一惊醒问自己。但转瞬间他不用回头也猜到了。那悄无声息的脚步，那让人一阵阵感到心紧的沉默，那——见鬼去吧！

——特殊的只有她身上才有的气息……不知咋搞的，那股令人烦躁不安的无名火又蹿上来了。他猛地侧过身去，将半边脸深深地藏在被揉绉了的窗帘里。

“有琛……今天的感觉，可好？”声音恰如其人：甜甜——田恬。

他希望自己能不露声色地回转身，象往常一样对她强挤出欢迎的微笑。但是，他今天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也办不到。并且，不消照镜子，他也一清二楚：自己那张由于失血过多而呈蜡黄的脸上，肯定罩着一层乌云，凝着一团怒气。他不愿意让她看见这副尊容。男人也有虚荣心吗？如若没有，他为啥双手紧紧拽住窗帘？是想努力控制心海的骚动，或是打算按捺着即将脱口而出的呻唤？鬼知道。

“躺下吧，窗边有风。”

她显然坐下了。依旧是老地方——床边的椅子上？不能回头——不能！

“谢谢，站着也是一种锻炼。”他回答。语调冷冰而富有挑衅。“好使伤口早一点长拢，也好早一点归队。哪怕叫我看守营区大门也……”

椅子动了一下。她站起来了，就要走到身旁，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莫名其妙地说些不值钱的安慰话？……没有。她不是那种无拘无束、感情外露的人。仅只是他的幻觉和希冀而已。屋里又复归静谧。只是增添了一种轻微的笑声——她在抽动鼻翼。

讨厌。太讨厌。她为什么硬要往他心灵的创伤上撒

盐？战争嘛，理所当然要付出代价。他残废了，不假。但他毕竟还是幸存者。有多少战士的青春和热血，抛洒在捍卫神圣国土的丰碑下了，她咋就未能想到呢？或许她想到了，而且联想到了他的老战友、也是她的丈夫路大威？……唉，苦果！鲜血擦亮了她的眼睛，死亡让他懂得了许许多多，内心早已发生了“裂变”啊！核爆炸。蘑菇云。一片废墟的广岛。而她这个“广岛姑娘”又明白什么？

“那……”她又说，仿佛入秋的蚊子嗡嗡叫，“我给你搬把椅子，撑着背……”

够了！够了！！他真想捂住耳朵，宁愿她变成哑巴。自从转回军区医院之后，她每天都要来看望他。风雨无阻。除了简短的几句问候，更多的只是相对无言。俩人都感到窘迫。有几次，他多想对她说：“以后别来了，田恬。你一天上课站酸了腿，学校离这儿路也远，何必呢？”可话到唇边，他到底没讲出口。树怕剥皮，人怕伤心。他没有勇气去伤害她。

然而现在，戴有琛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住了。孤寂的病房生活，恐怕业已使他陷入病态。狂野的猜想，阴暗的心境，他兀自感到疲倦、哀愁、愤懑。他不需要强颜为欢——不需要！他一辈子最憎恶别人摆出一副强者的怜悯的嘴脸——憎恶透了！

所以，还没容田恬靠近，他已经不能自持，粗暴地挥挥手，一咬牙，哗地扯下了早让他搓揉成腌菜的窗帘；嗓门不高，却清晰有力：“出去！别象鼻涕一样沾着我——